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 
第四十三回 俠客贈龍泉群凶授首 奄人折虎翼一性歸空

長卿慌張盤問，店家道：「這店中之事，是親眼見的。往後的事，就是傳聞，話便雜了：有的說，在關口遇盜，怎樣把強盜都殺盡的；有的說，在關外遇盜，被強盜殺敗，虧著他熟人救了；有的說，西天活佛差了五百尊羅漢拿他，被他一筋斗，打破了天羅地網的；有的說，他是二郎神轉世，把天尊，活佛都殺敗了；有的說，怎樣裡應外合，放火燒了寶音寺；有的說，是怎樣變化了進去的，到後來說是在汜河被一起土賊趕在河裡淹死的；有的又說，因燒了寶音寺，殺多了人，懼罪投河的，究竟是怎樣斷殺，怎樣淹死，卻沒曾看見。看見文老爺屍首的卻多，還有替他穿白戴孝，設位哭祭的哩！牆上這詩，因為本縣老爺抄去，疊成案卷，怕一時要查起來，冷鍋裡爆豆，沒敢去掉。」長卿聽店家話太荒唐，便不肯信。卻因水夫人先見，想：行刺劫殺，事所應有；但素臣為人，豈至橫死道路？而戴孝設祭之說，又似屬有因！顛倒了一夜，沒曾合眼。次日微明起來，主意且到遼東，方知生死確信。

不表長卿自去探訪確信，且道素臣生死究竟如何？原來：素臣自四年八月十七日，在兵部領了火牌，勘合，出京，在通州與日月、長卿等作別，見天色將晚，與押解官商量下店，俟明日早行。那解官姓鍾，名仁，是中營一員千總；雖受靳直指使，凌逼素臣，卻被懷恩嚴切吩咐，又撥東宮兩個衛士，監押同行，心中畏懼，不敢作惡；早行暮宿，飲食水火，安心任素臣之便。當下素臣要宿，即喚兵役尋下宿店，讓素臣宿在上房，留衛士護衛；自己領著兵役，在廂房歇宿。素臣晚膳後，記起崇文門口，有一老蒼頭，劈面擠過，在馬上遞一件東西在自己手內，丟個眼色，加上一鞭，如飛而去；那時諒有緣故，忙塞在袖，不知何物？至此，檢出，就燈下一看，卻是一個小小封袋，拆出柬帖，上寫著：

直言極諫，結怨已深；晨興夜寐，暗害潛侵。隱娘、紅線，空空、精精，雞鳴狗盜，黃巾綠林、蛇神牛鬼，銷石鑲金；何以待之？刻刻留心！臨事而懼，知機其神；豈曰小補，梅花六王。青田藏戊，遁甲孔明；如寧落落，勿為斤斤。神龍見首，鴻爪留痕；待時而動，休哉令名！

素臣反覆看了幾遍，再想不出寄字之人；因字中有梅花、六王之說，恰值西南方起一陣怪風，直卷的吹進屋來，即袖占一課。西南屬巽，風又生巽，加酉時得十數，得巽之漸。暗忖：巽在床下，風勢甚緊，事項刻矣！體既和用，互見水火，有生無制，變為體克兌金，有水克反能生，詞占俱吉，匪寇婚媾也！因窺到外間，將東宮衛士床頭一把腰刀，掣在手中，把火放在地下，說道：「床下壯士，請出相見！」只聽床下低應一聲：「來也！」就這聲裡，托地跳出一個渾身繫縛的武士，手提寶刀，向素臣淺淺一啞。素臣看那武士，裝束得如崑崙奴一樣，甚是勇猛！但見：

面似唾壺逞威風，紅毛一嘴；形如餓虎添殺氣，鐵帶雙眉，猿臂狼腰，摸量著有千百斤水牛精力；豐頤闊額，遮莫去饒五七寸火炭之腸。恭敬不忌，遇趙盾肯做他觸槐義士；拔刀相助，御寇徒便是那鬻桑餓人。兩度逢君，只名未吐；一鉤贈我，萬惡皆空。素臣暗暗驚賞，按刀問道：「壯士何來？豈亦為閩人爪士耶？」那武士微笑道：「俺雖非靳直爪士，卻受其禮，請來做刺客，因敬文爺忠直，特地應承，來送一信。那廝門下異人極多，不見俺回，必另著人來。前去涉河、關裡、關外、寧遠衛、沙嶺、三汜河、安山這幾處，山川糾纏，形勢險惡，地方空野，煞要留心！」因解下刀鞘並手中那刀，安放桌上，說道：「這是那廝鎮家之寶，俺有心賺來的；文爺非此不足防身！後會有期，前途保重！俺便去也！」說比，縱身一躍，寂然不見。

素臣嗟歎感念，不能已已。早驚動瞭解官、衛士、兵役巡夫、店傢伙計人等，擁進房來。素臣約述一遍，個個目睜口呆，伸出舌頭，縮不進去。獨有兩個衛士，甚是硬朗，說：「文爺不該放他去的，只叫應了咱們，擒住這廝，解到地方官去，摘了他口詞，就不怕靳公公展翅了！他敢楞睜一點兒，咱就擗他三二十個透明的窟窿！」素臣笑道：「他來去如風，但恐擗不著耳！」衛士也笑道：「他無故也是個人，敢有三顆頭六隻臂嗎？」素臣道：「不妨，他原說另有能人來哩！」鍾仁道：「爺們休如此說，靳公公門下，九流三教，稀奇古怪的人，少也要拿米數兒數。俺營裡的趙副爺，不是那高條子，闊肩膀，一嘴鐵線也似的剪邊鬍子麼？教場裡那樣大子，一手提著一個，要走幾遭；硬弓開三張，還不稱意。前日被靳公公挑了去，叫他舉內教場的石將台，使出一身臭汗，休想挪動分毫！靳公公滿口罵著：這杭杭子，原來中看不中吃！叫他身邊幾個小老公，合著些小和尚道士，一個個都擗起來了。這趙副爺脹紅了臉蛋，沒敢做聲。我們怎樣生個法兒，到州縣多起些兵快，護送前去方好！」幾句話，說得衛士閉口無言，滿面懼色。素臣道：「死生有命！靳直那廝要的是我，與各位無涉，只顧放心前進便了。」素臣打發眾人散去，吹燈上床，右手持刀，左手按膝，閉目而坐。暗想：那刺客面貌甚熟，是在何處見過？想了一會，忽然笑道：「是了，前月中，在河間府店裡見過他來，便是那行刺尼姑的大漢！那晚戴的斗笠，今日卻是札巾。」可惜不及問姓名，懊悔不已。

次日，宿薊州。第二日，至沙河驛下店，素臣睡了一覺起來，方及點燈了，吃了晚飯，袖占一課，年月日加時，得觀子否，用克體主凶；然八月二十，坤氣將盛，巽氣大衰，且互及坤，皆助體勢變乾金，又克巽木，酉月克巽，戌時助坤，皆為吉兆；木剋土，金反剋木，必有鬥殺之事，主害我而反自害；巽為長高，賊不壯，狠陰；用其半數，在二三之間；木局於亥，半夜必見。因暗囑衛士，速備繩索撓鉤，在屋中黑暗無月色處埋伏；半夜裡，聽房中聲響，有人逃出，即便擒捉。衛士似信不信的，與兵役店家預備去了。

素臣在房，放開鋪蓋，把衣服坐具，打束人形，蓋放被內，另取一雙鞋子，安放床前地上，將窗掩閉，一手仗著寶刀，側身蹲立暗處，眼睜睜地看著外邊。一更以後，萬籟無聲，想起母兄妻妾，不覺潸然淚下。以課雖吉，而變無窮，占稍乖，而生即殞也！恐懼了一會，二更將緊，月出東山，屋內西窗，已有月光，窗眼內瞥見一人，站在外層屋脊之上，情知是了；將手中刀一緊，站定步兒。見屋脊上又探出兩影，先前那人早落下來，扯開窗戶，側身而入，竟奔素臣床前，把手中刀望床上盡力斫下。那屋上早又飛進兩人。素臣口中起個霹靂，照著先進步的砍一刀去；叫聲啊呀，望後便倒。床邊那人急掣轉身，素臣就地一滾。那人見不是頭勢，急飛身平縱出窗。素臣半中間直跳出來，一刀剝去，早剝著左腳骨，大喊一聲，平倒地，就如天崩地塌一般，震得屋柱兀兀而動，樑上的塵土便直撲下來。素臣看得親切，那人才待掙扎，手起一刀，頭已落地。後一人見先進兩人失利，不敢進步，飛身上屋。早被埋伏的人，撓鉤套索，鏢刀綁緝齊上，平空的拉得倒撞下來。

素臣便把先砍傷的一個擒住，眾人亂做一堆，七手八腳，繩穿索綁，出火照看。方知兩個活的是道士，一個死的是和尚。素臣動手重複綁好，把刀指定，喝令：「實說同伙還有何人？」卻是兩眼不轉的，看著院中屋上。兩道士齊說：「只有三人，更無別伙。」素臣情知是實，低頭看時，見道士大腿上著的一刀，饒是側閃，便已削去半腿皮肉，鮮血淋漓。和尚的腳骨，平截兩半，頭落在地，伶伶俐俐的，休想沾帶著一絲皮兒、肉兒、筋兒、骨兒。火光之下，看那口刀，血染銀鉤，寶光騰焯，不曾缺半點鋒芒。歎道：「若沒這寶刀，今日還費周折！靳直那廝，只知以利血殺人，卻反以利器假人，紅須義士，奚啻錫我百朋矣！」

再細看那道士面貌，饒有福相，並無奸詐。忽起一念，屏退從人，仔細推問道：「你二人是何姓名？這和尚何名？何處出身？有何本領，敢來行刺？」那沒傷的先開口道：「小道姓於，名人傑，這位師兄，姓元名克悟，俱在江西龍虎山學法，略知武藝；被靳直招致在家，教演家將。這和尚法名性空，河南少林寺出身，皈依國師座下，算是第一尊阿羅尊者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能歷生咒死，攝魄釣魂。京南京東兩座大寺，京東寶音寺，是法空和尚住持；京南寶華寺，是性空和尚住持；朝廷累賜金紫，敕封禪師；他兩個是同祖父的師兄弟。兩寺裡徒子法孫，個個打熬氣力，學習拳棒，本等少林寺還比不上來！他這身上，平常著上刀槍劍戟，急切不能入去；今日遇著文爺天生神勇，才把性命丟了，也是惡貫滿盈！怎這腦袋，就容易伶伶俐俐的下來？他吃的活人腦子、心肝、骨髓，敢也記不起數兒？文爺只看他這頭是多大，渾身纏著銅皮鐵片，可也有一處鬆軟的分兒！」素臣道：「原來這禿廝如此可惡，這一刀真不枉也！」因復撥燈細照，見那顆頭有巴門大小，連腮夾腦，純是虯筋蟻結；渾身鐵裹銅攢，刀砍斧斫，焉

能傷損？提起寶刀，將血污展拭，越看越愛，越愛越看，不忍釋手！暗付：前在江頭殺的頭陀，那把刀還不及此刀遠哩！

一面收入鞘內，一面推問兩人道：「這斬直蓄心叛逆，黨羽遍天下，各處鎮將親藩，何人與他通謀？外國四夷，何國與他接應？他精兵糧草，聚於何處？大約何時發動？須一一說來，便將功折罪，饒你性命！若有半句支吾，便須照性空之樣，吃我一刀！」

元克悟慌道：「小道並不敢說謊！這斬直有姪兒斬仁，專好結納豪傑，收買民心；星相家俱說他貴不可言，望氣者又說他祖墳上有龍文五彩。斬直因此起了歹心，奉當今御弟景王為主，以番僧領占竹及元化真人為主謀，朝中大臣，如安太師、趙吏部、連兵部，俱與他交結；外邊督撫鎮將，如馬越、王彩、陳芳、武國憲、郎如虎，俱其心腹；遼東、天津、台灣、乍浦各處洋面上，有他的羽黨；河南少林，浙江靈隱，江南靈濟，江西龍虎山鐵柱宮，山東大慈悲寺，和剛才說的寶華、寶音各寺觀，都藏著他的兵馬錢糧；只要一有機會，便各處舉發。看他的機局，多分是把景王裝頭，如王世充、唐高祖等故智，待事略定，然後自取。這事自去年四五月間就要發的；因昭慶寺被火，燒死了他幾個羽翼，去了幾萬錢糧，山東路上，又被劫去幾十扛金銀財寶，兩個心腹伙計，名叫袁作忠、施存義，又弄掉他十幾萬糧草貨物，為這幾件蹉跎事，才歇手下來。這性空和尚，是他一條臂膊，又被文爺殺了，恐怕還發作不得哩！」素臣道：「你說這性空善於咒死壓生，因何不行那術，卻自來送死呢！」

人傑道：「他這術，今年五月裡邊就行過來。斬仁曾差一個和尚，叫做和光的，到吳江探聽了文爺的年庚八字，送進京中；性空用法攝了七夜，總攝不上魂，後來又同著國師，咒了三日，兩人俱頭暈眼花，幾乎大病，方才罷了！斬直心疑，國師推說和光所訪不確，故此沒法。這回原是遭小道們兩人來的，國師不放心，說是紅須客都跑了，必得性空同去，方萬無一失；不料反被文爺殺了！」素臣急問：「紅須客姓甚名誰？係何處人？」人傑道：「那紅須客，飛簷走壁，來去如風，行無定蹤，住無定處，常在京南一帶地方，殺人遊戲，卻不知他姓名。」

素臣解去二道之縛，更問：「元化真人係何處人？有何本領？現在何處？番僧領占竹本領何如？國師既與斬直同謀，何不奉為法王，而反奉番僧？還有一個大將軍，與法王、真人並豎旗壘，裱行札，係何處人？姓甚名誰？一併說與我知道。」克悟道：「元化真人能剪草為馬，撒豆成兵，燒丹煉氣，役鬼驅神，原在武當山得道，現在景王府中供養，與法王分班抗禮，各立門戶。領占竹本領，與國師相仿，與真人各有玄妙，大約也不相上下。國師不助斬直，也不破他的法；斬直許他事成，與領占竹一般供養為左右法王。他便坐觀成敗，手下徒弟，卻憑斬直調遣。前因文爺放火，燒死了他徒弟妙相，故用法咒壓；這回因同被文爺參奏，故合謀加害。那大將軍就是斬仁，並非另有其人。錢塘縣一個村學究單謀，受他東閣大學士口付，文爺縣裡的吳鳳元，受他詹事口付，這兩個便是大將軍的心腹。」

素臣駭然道：「吳鳳元是吳天門的兒子，年紀還小，向在家中，何以得入斬仁之黨？」克悟道：「吳天門拜斬直為乾父，先意承志，脅肩諂笑，斬直愛之如子，復還原職；把這吳鳳元挑選了景王府長史，年紀雖只二十三，機謀險詐，過於其父；斬仁常稱單謀為張良，鳳元為陳平哩！」素臣太息道：「原來如此！我久知斬直蓄謀，在山東、湖廣、乍浦、天津等處，也安上幾個豪傑，等候著他。我看你二人相貌堂堂，急當改邪歸正，博個衣紫腰金，名垂竹帛；若迷而不悟，今日縱得餘生，後日終難倖免，明有王法，幽有鬼神！只看性空這等筋鋼鐵骨，兀是身首異處，可知是天網恢恢！國運未至末造，東宮又且聖明！自古至今，曾有沒子皇帝否？休更癡心妄想，白白的送了性命也！」兩道士齊哭道：「小道們愚昧無知，誤入其黨；今蒙文爺開天地父母之心，赦我等一死，情願隱姓埋名，苟全性命，不敢再萌邪念，去投羅網了！」素臣道：「你們蓄心不良，身為叛黨，我便赦你，天理卻不能容；必須反邪歸正，助我一臂，方能因禍為福，轉敗為功！」二道忙叩首道：「我二人感蒙不殺之恩，正自無門可報；若有使令，斷不敢違！」素臣道：「這是真心嗎？」二道齊設誓道：「若有半句虛言，死於亂箭之下！」素臣扶起囑咐道：「你既有真心，即便回去，說和尚先入被殺，你等在後得脫，仍在彼處，相機而行，身為逆黨，心在朝廷；後會有期，必有以報！」一面撕下一幅被單，令克悟裹縛傷處，看那腿時，骨已傷損，心甚惻然。克悟道：「不妨，小道自有接骨靈丹，文爺但請放心！」因在身邊取藥糝上，紮縛停當，與人傑磕頭感謝，說：「小道等回去，斬直必不甘休，恐有大舉；當委曲進言，力為勸止。」素臣沉吟道：「速則僥倖一戰，緩則坐以待斃，不如激之速發也！」一面扶起二道，向克悟撮了些藥，包藏腰裡，親自送出店去，珍重而別。然後與解員商議報官。鍾仁道：「文爺不該放掉兩個道士，如今沒有活口，恐地方官作難哩！」素臣笑道：「有活口，才是難為地方官哩！」解官含糊答應，飛馬去永平府裡報官。府縣官驚得魂出，慌趕至店，向素臣百倍足恭。素臣將本末根由，告訴明白。二人目睜口呆，罔知所措。素臣道：「公祖父母，不必著忙，情節自應訴明，根究原可不必；只消錄取各供，疊成文卷，說不識姓名僧人，於三更行刺，驚覺本人，格鬥身死便了。」府縣連連打拱道：「老先生真是曲體人情！非敢迴護國師、司禮。實因事情大了，便要上達天聽，廷鞫會勘，大費時日，這乾押解員役，店家人等，必至亡家失業，受累無窮了！」於是檢驗錄供，要凶刀貯庫。

素臣借衛士一把交貯；把這口寶刀佩在身邊，頃刻不離。提起筆來，在壁上提詩一首，以志其事。天已大明，趨行百里，日尚未西，已到撫寧縣，素臣向鋪中買還衛士腰刀。又叫鐵匠趕造起一百枝鐵弩。次日，過關住宿。素臣暗想：今日尚不妨事，明日卻要小心！晚飯過了，上床盤坐，正打了幾個盹息，只聽一片聲嚷亂，睜眼看時，早已滿屋生煙，火光照眼。大叫一聲：「中了計也！」正是：

衽席乍安金革夢，烽煙忽報鼓鼙聲。

總評：

崇文門口老蒼頭，不敘於前三十三回素臣出京之時，而補敘於此；敘前則呆板，敘此則靈活也。忙塞入袖，下店即看，看即起數，數成即掣刀，掣刀即請見；疾如風雨，可隔在七八回以前乎？字末數語，伏筆最妙。反覆看了幾遍，再想不出寄字之人，尤驅人人疑陣。自在亮處重其東探西摸也，豈不快哉！此壯士已兩見矣！前特約略其形，此乃驚賞其貌；至擒於元二道，始知其諱名。見公子方識其蹤跡，直至護龍島，然後詳悉其姓字出身；如名手畫龍，一鱗一鬣，一爪一須，錯落而出，無從頭至尾一筆寫成之理。此書中另一結撰之法。

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素臣雖神勇，而性空、法空諸凶，豈尋常刀劍所能傷損？況有毒蟒等天生皮骨，刀斬不進，斧斲不入者乎？此非得乎利器如於將、莫邪不可。妙在即以斬直為送刀之人，尤為靈便。回中極寫寶刀鈺利，為後文無數戰殺埋根。佩在身邊，頃刻不離，題詩一首，以紀其事，非特名士愛馬習氣，是裝就硝磺，方發得出火石炮來也。

袁作忠、施存義二事，伏筆最妙，不意昭慶寺被火亦蹉跎；下斬仁大事，驚吹之功反居素臣之先，豈非大奇？

補出和光等攝魂一事，令人噴飯。咒人幾成自咒，此傳奕故事；而古來信咒者仍復不乏，故書中屢屢破之。